

#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 母亲的衣物

冬至已近,这是追怀逝者的时候。母亲今年离世,我无法到医院作最后告别,寿衣都未准备,心中实在不忍。数月后,我从极度悲伤与迷茫中清醒过来,看着母亲曾住过的房间,想到该断舍离了。

母亲住过的卧室朝南,十多个平方米,有个按房间定做的大木柜,顶天立地,还有五斗橱、樟木箱等,满满当当。里面放着什么衣物,我平时并不上心。现在我们把母亲所有储藏着的衣物全都翻了出来。一件鹅黄底色、缀满牡丹花的立领棉袄,依旧簇新,散发着樟脑丸的香味。这是谁的棉袄?我们面面相觑。大姐终于想了起来,这是曾做过奉帮裁缝的外公,亲手给母亲做的。外公生前我们都没见过,但这件棉袄有他掌心的温暖,也见证过母亲曾有的青春年华。在我记忆里,母亲永远躬着腰,穿着蓝色或深灰色旧衣服,在家里不停地劳作、劳作,与艳丽的服装似乎毫无关联。

母亲的羊毛衫一件又一件摊在床上,有些还从来没穿过,厚实柔软,都是每年母亲过生日时,两个姐姐买的。当时母亲捧在手里,左瞧右看,满心喜悦:以后慢慢穿、慢慢穿。现在却再没有以后了。

还有鞋子,一双又一双,老年人穿的胶底鞋、蚌壳棉鞋等,整整齐齐摆放在一起。母亲住院期间,长期缠绵病榻,无法行走,穿不了鞋。殡仪馆车来接母亲,护工找了半天,只找到一双鞋面有些破旧的松紧鞋,就这样穿着上路了,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隐痛。

樟木箱里,叠着一条又一条丝绸被面和棉布被单,那些丝绸被面或如牡丹那样娇艳明媚,或如百合那股素洁娴雅,母亲帮我珍藏着。现在家里盖被子都用被套,新婚伉俪再也不可能床上摆出八条、十条棉被。沉重的樟木箱锁住了曾经的甜蜜,却锁不住岁月的流逝。

令我惊奇的是,母亲竟然还藏着几块从餐厅里带回来的一次性白色小餐巾,质地都很厚实。母亲洗得干干净净,作为杂物放在抽屉里,大概是想做厨房间里的抹布。

如何处理母亲遗留的衣物?两个姐姐象征性地各拿一件衣服作留念。全部焚烧掉,既不现实也于心不忍,这些衣物很多都是七八成新甚至全新,完全可以给有需要的人穿。我发现小区里有个旧衣物回收箱,厚铁皮制成,一推上沿口,就张大着等待衣物,我一次次地把衣物投进回收箱中。转筒咯吱响一下,心里就长长叹息一声。母亲终身辛劳忙碌,到了可以享福颐养天年之际,却重病缠身,新衣服再多也没机会穿了。

邻居告诉我,回收箱里的衣物被人拿走后还会再去卖钱,我并不以为意。母亲一生与人善,从不讨他人便宜,宁愿自己吃亏,那些她再也穿不到的衣物,如果能物尽其用,我想她老人家在天之灵,应该会感到宽慰。

母亲的衣物,我都一件一件放进了衣物箱,就像一次与母亲握手离别。我想,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拥有,但拥有和享有却不是一个概念。如今我也步入老年,母亲的遭际对我是一贴清醒剂,以后一定要养成有好物就享用、美味佳肴就吃掉的习惯。否则再视若珍宝的东西,随着本人的消逝,对后代或他人而言,很可能会变得并无意义而不珍惜,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

双肩自然打开,脊柱挺直,耳、腰、脚踝垂直齐平,双腿紧贴马腹,腰腹部用力前推,当初我学马术,是想缓解坐办公室带给腰椎的压力。然而骑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就算按警徐行,人在马背上一耸一耸,屁股在鞍上颠起落下,好像一下被大巴掌拍着。武侠片里一骑绝尘快意江湖的英姿,若骨子里缺乏坚韧和野性,是无法顺遂的。那天路程走完,留给身体的疼痛,彻底打消了我骑马驰骋的梦想。

身上永远有着理想主义气息的小艾,坚持锻炼了一个月,在马上,柔韧的身躯如荡秋千,顺着马鞍的方向摆动,能与马运动曲线达成良好贯通,圆融的样子,像是在给马鞍按摩。戴上皮质头盔,穿上修身的外套,防护背心、马裤、齐膝马靴,小艾身下的坐骑全身黑得发亮,她一手拽缰绳,一手扬鞭,只见鬃毛飞扬、马尾抛举,大黑马嗒嗒嗒滚在田野。马背上的小艾,太潇洒,太有表情了。

记得作家张宗子说过一件事:为了让图书馆里一本自己喜欢但借阅次数很少的书,不至于因为没人借而遭清退,他隔段时间就去借一次。爱上马术的小艾,也如此。

### 雅玩



智慧快餐 郑辛遥 治病先治愚,避免吃错药。

## 阳春面何以得名

祝淳翔

众所周知,阳春面是上海人对不放浇头的光面的委婉说法。可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搜检网络,有人说它是“阳春白雪”的略语,似并不可靠。问过几位经常吃面,且善于发现好吃面馆的朋友,其中一位说,无锡人把葱花酱油汤叫青龙白虎汤,估计就是对简单食物的一种美化,是苦中作乐的自嘲。听来颇有理,却也没有文献依据。

近偶翻民国时期的小报《小说日报》,见1941年1月19日有署名洵史的《因风阁小简》专栏短文《阳春面》,其中写道:“查《辞源》有关于‘阳春’之解四,其四云:‘俗称阴历十月为小阳春,以是时天气较为和暖也。市井隐语因呼十为阳春,如言阳春面,以初售每碗十文得名。’原来如此。”

补充说一句,因风阁是谢豹的斋名,洵史即其笔名。

许知远和金宇澄的“十三邀”访谈视频,很多场景是在江苏黎里镇金家祖居内拍摄的。祖居已非常破败,也无人居住。他们两家头面向庭心(天井)坐着,静静地说话。我发现老屋庭心里有三棵野树,一棵是谷树,另两棵也是谷树。许知远对金宇澄说:“你看那树叶晃动,多漂亮!”金宇澄回答:“这棵树是野树,是一个鸟吃了一个它结的果子,然后小鸟在这里拉屎以后,就长出这种树,江南特有的树。”如果他认识这种树,或许它也会出现在《繁花》里吧。

## 说谷树

褚半农

其貌不扬的谷树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生命力极其顽强,任何恶劣环境中都能生存。我多次拍到过在看不到缝隙、无法落脚的石头缝里长出的小谷树,不知它们是怎么来的,但肯定不是鸟屎带来的。它又是一种生长范围非常广的野生树,从北方到南方我都见到过它们,且都是野生的。说它是“江南特有的树”,不确。在上海,郊区自然是到处大量生长,市区也有。诗人朋友郭在精经常会发来他拍到的谷树照片,最近一次是红宝石路上的。我在茶陵路市教科院大院等处也都拍到过照片,《新民晚报》还报道过安西路愚园路路口有棵生长了50多年的大谷树。如走在莘庄地铁站南进口通道上,透过玻璃围窗,就能看到

## 七夕会

我说小艾胆儿肥,花骨朵一样的孩子,胆敢放在马上。小艾莞尔一笑,回答的话语柔中带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与动物接触的机会不多,骑马能让女儿更好地接近自然。马是有灵性的动物,骑之前刷毛或喂草料,多和它交流和亲近,它就会很友好地对人。而且,马还很有正义感和风度,接近它的时候,从正面迎上去,不要从后面走过去,更不能随便拍马屁股,那样它会受惊,受惊的马可是会饱蹄子踢人的。”小艾紧接着又诙谐道,“只有人喜欢拍马屁,马对拍它屁股的人,一蹄子过来绝不腿软。”

## 缘起马上

王征宇

并不觉得。马厩里的马,看到小艾,会从栅栏里伸出脑袋,撒娇地求“摸摸”,四蹄欢快叩地,嗒嗒嗒,有打击上修身的节奏。戴上皮质头盔,穿上修身的外套,防护背心、马裤、齐膝马靴,小艾身下的坐骑全身黑得发亮,她一手拽缰绳,一手扬鞭,只见鬃毛飞扬、马尾抛举,大黑马嗒嗒嗒滚在田野。马背上的小艾,太潇洒,太有表情了。

去年冬天,有驴友在莫干山徒步,被雪困在山上。救援人员在得知大致位置后,考虑以人力将受困人员运下来很困难,小艾看到朋友圈的信息后,马上想到可以用马。与马场的老板联系后,对方感念小艾处世为人热心靠谱,很爽快地把两匹马交给了小艾。山间跑惯了的马,协助人出色地完成了救援任务。这次事后,小艾成了山鹰救援队中的一员。摘杜甫诗中句:“骁腾有如此”“真堪托死生”,人和马互相以生死相托,古来不变。

日前,去厦门鼓浪屿,在日光岩下留了影。此情此景,让我的思绪回到了三十二年前,当时我带了一批里弄干部来此旅游。

那是1990年初,一批从“小辫子”就开始做里弄干部的到了退休的年纪。他们从事里弄工作大都有二三十年了,为了褒奖他们的付出,街道办事处决定由我带队组织他们赴厦门旅游。

我们一行30多人登上飞机。之前,他们几乎无人乘过飞机,都非常激动和好奇。上了飞机,不知道要戴保险带,我就一排排走过去帮他们戴好。长支二里弄的郁伯伯问我:“我腰上有皮带了,为

啥还要束皮带?”我告诉他:“这是保险带,不是皮带,是飞行时保障安全的。”郁伯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在候机时,我想到飞机起飞时一些老人可能耳有不适会紧张,就对他

们作了“培训”。这下他们反而更加“紧张”了,起飞时,只见有的人张大着嘴巴呼吸,有的人捏住了鼻子深呼吸,有的人在做吞咽动作,其状至今回忆起来都很有趣。

当空姐来回推着餐车问他们要喝点什么时,里弄干部个个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我小声地告诉他们,机上的饮料是免费的,并让他们相互传话,一时间,里弄干部几乎都伸出了手。空姐又拿来了一叠报纸,长一里弄的蒋伯伯问,报纸几捆一张?空姐说是免费放的。坐在蒋伯伯周边的几位老人都说:“我要一张。”随后,眯着眼睛看起报纸来。

飞机在厦门机场降落,下了飞机的老人们都急急地奔向洗手间,不少人嘀咕起来,怎么水龙头没有扳手的啦。我向前一看,原来是只感应式水龙头,我就做了个洗手的示范动作,不少人颇感好奇,聚在那里不断伸手缩手试这个“新式装备”,像小孩似的,都说开眼界了。

我们住的是四星级宾馆,第一次出远门,住星级宾馆的里弄干部又发生了不少趣事。次日早餐时,蒋伯伯挤到我身边问道:“介好的宾馆怎么连条被子都没有的,我与老蔡二人没有脱衣服睡了一晚。”我有些纳闷,便放下碗筷跟他来到了房间,一看笑了起来,一把从绑紧的床单上扯出了被子。蒋伯伯顿时傻眼了,自言自语道:“这记‘洋盘’了。”他还特地关照我:“问问其他人是否也有这种情况。”我想也是,便想着当天晚上要去各个房间提醒一下。话音未落,又有人来找我,说有人开不了洗澡龙头的热水和冷水,洗澡时开错了龙头,被烫得跳出了浴缸。

我听后也暗暗吃惊,万一他们烫伤了、摔倒了怎么办?于是,早餐后我和随行人员把他们叫到各个房间,告诉他们怎么拉出床上的被子和分辨龙头上的红蓝标记,淋浴转到红印是热水、蓝印是冷水。晚上,又派干部到各个房间去巡察,教他们使用各种电器开关,提醒他们次日早晨勿忘吃常用药等等,这才放下心来。

## 日光岩上的怀念

陈建兴

有一天晚上快用餐时,蒋伯伯叫住我,说:“昨天夜里依请阿拉吃过海鲜了,今朝依可否把饭细分摊给大家,让我们自己选择吃啥。”我想也是,毕竟海边、路边有不少小吃店很诱人,即同意了,分摊给了每人50元钱。谁知钱一发到他们手里,几乎所有人都涌向了几家粥店面店,吃三五元钱的粥和面了。我问了几个人,为啥这么节省?他们说,要把省下来的饭钱去买一些袋装的小鱼小虾回去分给其他的里弄干部,这让我颇为感动。这些几乎做了一辈子的里弄干部,尽是为他人着想。

鼓浪屿日光岩下有一处为游客拍照并即刻可打印出来的摊位,我觉得让他人每人在此留影很有纪念意义,就在一旁扮怪相引诱他们微笑,老人们那一刻灿烂的笑容至今留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谁知,打印出来的照片全是半身像不算,还是黑白的。我有些不安,一旁华二里弄的江阿姨手拿照片对我说:“小陈考虑周全,为阿拉以后都准备好了。”我一听立刻紧张起来了,想解释什么,众人马上围了上来,“江阿姨眼依开玩笑的,不要吓,不要吓。”说着有人指着照片上的一行字让我看,“厦门鼓浪屿旅游纪念”,“这不是蛮好的嘛。”见大家没有生气,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如今,三十二年过去了,不少随我去厦门的老人都已离世了。每当我去鼓浪屿时,总会要去一下日光岩,在那里,我仿佛又听到了他们那慈祥的笑声,情切切、语千千,勾起我对他们的无限怀念。

“穀”字,同稻谷的“谷”字繁体“穀”左边“禾”字上少一画,字形相近,读音相同。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早在明代《水浒传》等书中就已经将“穀”字写成“谷”了,如各位熟悉的武大郎,被潘金莲称为“三寸寸谷树皮”,其中“谷树”指的就是穀树。但据《金瓶梅》研究专家姚灵犀考证,这种“书穀作谷”的写法“起于赵宋之世”(《瓶外卮言》),比《水浒传》要早得多,只是他未列出例句,在此录以备考。

现代人也一直沿用这种写法,如200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常用中药名

与别名手册》,共记载各地700多种中药名及别名,其中“榘实子”条专门介绍榘(穀)树的果实,凡涉及“穀”字都写成“谷”。就上海而言,书中有3种别名叫“谷木子、谷树子、谷树果子”,都是“谷”字当头。其实,早在1970年出版的《上海常用中草药》(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专条介绍该树种药用功能时,就特别注明榘树子的土名叫“谷树果子”。

1950年代文字改革时没有将“穀”与“穀”字归并简化,但在民间早已将“穀”字“简化”为“谷”,且已不可逆转,约定俗成了,特记录在案。

